

第六十二章 春園亂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三年前，整個京都都在追殺我，如果不是有孫家的人難活到現在，更不可能把黑騎運到京裏來。”

禦書房內的氣氛有些緊張，範閑微低著頭，看著身前榻上的皇帝陛下，麵色微沉，一字一字地緩緩說著：“從這個角度出發，孫家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算得上平亂的功臣。”

“平亂？”皇帝沒有抬起頭來，昏黃的燈光照耀在他束的緊緊的頭髮上，隱隱可以看見幾絲白發所反射出來的顏色，隻是接著範閑的話冷漠說道：“如果朕沒有記錯，那是孫家小姐的功勞，與她父親有什麼關係？”

“孫家小姐總是她爹生的。”範閑抬起頭來，倔強而平靜地看著皇帝。

皇帝放下了手中的卷宗，也抬起頭來，靜靜地看著自己的兒子，沉默許久，似乎是想看出這小子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，半晌後才輕聲說道：“今日進宮，便是要說這個？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

皇帝再次沉默起來，許久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臣是個有恩必報，有仇必報之人。”範閑給出的原因很簡單，“孫小姐於臣有大恩。”

“如果隻是想報恩...”皇帝微諷說道：“朕把孫顰兒指給你，孫敬修臉上自然是有光彩的，何必會要爭這個位置。”

範閑沒有微窘去笑，麵上冷靜無比，內心微微抽緊。咬著牙，從牙縫裏滲出聲音：“因為陛下三年前應承過臣。”

皇帝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三年前範閑向他討的功勞，其中就包括了孫敬修之事，他緩緩開口說道：“這世上哪有永遠不變地事情？尤其是官員之位，乃國朝之基，豈可因為一言一語便永世不變？依你之言，若朕應允了你什麼，日後即那人貪贓枉法。朕也要依你不動他？”

範閑先前的話帶著幾絲賭氣，幾絲不得體的獍勁兒，皇帝更是被這t功邀賞的意思氣得不輕，但轉瞬間便平息了。或許皇帝更喜歡範閑這種把什麼事兒都擺在台麵上來吵的性情。

“孫敬修是能吏。”範閑一步不退，看著皇帝老子的臉，清聲說道：“若他敢貪贓枉法，臣第一個拿他。把他千刀萬剮。”

皇帝的眼眸裏閃過一道異光，似乎沒有想到範閑竟然會對這件事情如此上心，隱約想到，大概是削權的手段來的太急。刺傷了這個年輕人地心。

東夷城的事情還在處理當中，朝廷沒有真正地酬其之功，卻要急著在朝堂上給他安排對手。難怪安之心裏會不舒服。會硬生生地頂了回來。皇帝微微一笑。自以為了解了範閑的心思，搖了搖頭。沒有再就此事繼續說什麼。

“例行考績總是要做的。”皇帝低下頭，和聲說道：“既然你要報孫敬修當年地恩義，朕自然也不會逼著你做個不義之人，隻是若他不適合在這個位置做下去，朕自然會換人。”

皇帝抬起頭來，似乎是警告，又似乎是提醒：“你即便是監察院院長，朝堂之事也不能多管，門下中書大學生們操勞朝務，你不要插手的太多。”

範閑也不多話，低身一禮便出了禦書房。最後這兩句對話，皇帝已經表達的很清楚，他是不會親自插手此事，但是賀宗緯那邊還是會對孫敬修落手，而且提醒範閑不要對賀宗緯有什麼私底下的動作，不然皇帝是真地會動怒的。

待範閑離開之後，皇帝有些無奈地看了一眼桌上的案宗，心裏生出了淡淡煩厭之心，一手將這些案宗推開，一個人孤伶伶地坐在禦書房裏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“安之這孩子什麼都好，就是性情太過直接倔強了些。”

皇帝一麵在心裏想著，一麵喚了姚太監進來，問了一下今天京都裏發生的事情，麵色也漸漸寧靜下來。聽到孫府壽宴地事情，皇帝沉思許久，明白了範閑為什麼會像被踩了尾巴的老貓一樣跳將起來，一位剛剛立下大功的臣子，馬上要被人削權，被人掃顏麵，莫說範閑，不論是誰或許都會感到憤怒才是。

“也許這件事情是太急了一些。”皇帝在心裏這般想著，卻不願意承認自己有所疏漏，對姚太監冷漠說道：“告訴賀宗緯那邊，放手去做，至於安之那邊，你們暫時不要管了。”

皇帝沒有想到，範閑地憤怒基本上是偽裝出來地，他隻是要用自己地憤怒與難過，逼著陛下動心，動不忍欺之心，再讓自己手中的絕大權力再多保留一段時間。

姚太監恭謹無比地應了一聲，緊接著壓低聲音說道：“那件事情，已經查到頭了。”

皇帝嗯了一聲，眸子裏閃過一道寒光，說道：“說。”

“丙坊那出地倉令，守城弩離開閩北的手令，都已經得了。隻是最終查到樞密院的調令後，便指向了秦家，看不到那邊的影子。”

姚太監微顫著聲音說道，內廷最近這一年一直在暗中調查山穀狙殺一事，陛下始終沒有放過當年的疑點，一心想抓出那個人，安慰一下小範大人。

能夠悄無聲息地做了這麼多事，而且還把手腳探入了內庫，即便是秦家這種曾經的軍方元勳門弟也無法做到，而且事後還沒有留下任何線索，整個慶國，除了皇帝陛下自己外，就隻有監察院的人。

皇帝的表情十分複雜，他是一個極為記仇，極為敏感的人，如今的天下大勢可期，朝堂內部雖然有些小問題，但並沒有什麼能夠威脅到李氏統治基礎的事情。

所以當年的山穀狙殺便成為了他心頭的一根刺，不僅僅是因為有人險些殺死了他的兒子。更因為他發現那個人隱隱間已經脫離了自己地控制。

就像今天的

樣，似乎也有脫離自己控制的趨勢。對於範閑，他忍，因為這是他的親生兒子，是他最寵愛的兒子，也是為慶國立下最大功勞的兒子，而那個人呢？

那個人為慶國立下的功勞更大，而且皇帝一直沒有想清楚其間的緣由，他有些疲憊地坐在軟榻之上。似乎不想再繼續思考這件事情了，在沉默許久後說道：“山穀的事情查到這裏為止，反正也都是快死地人了。”

“兩個太監後麵的人查出來沒有？”

姚太監的太陽穴有些辣痛，很驚懼地搖了搖頭。他知道陛下說的兩個太監是誰。這又是慶國迷霧後地一樁迷案，其時在太後的主持下，整個慶國皇室都在向太子登基的道路上前行，二皇子也暫時與太子保持了和平。恰在此時，宮裏卻跳出了兩個太監，意圖刺殺三皇子李承平。

究竟是想這樣做？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，三皇子地生死。對於太子登基根本沒有本質的影響，反而若三皇子慘死在宮中，對於太子二皇子來說。則是根本難以承擔的惡名。

事後範閑也仔細查過。但是太子和二皇子都沒有承認。長公主臨死前更是談都沒有談這種小事，範閑查不下去。隻好認為是宮裏其時變數太多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矛盾爆發，才讓老三陷入了危境之中。

然而皇帝陛下不這樣認為，他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最細微地蹊蹺處，所以才能成就最宏大的事業。

—————

範閑走出黑夜中的皇宮，對於四周謙卑行禮地太監宮女們視而不見，拂袖而走，麵色陰沉。

關於對待下人地態度，範閑絕對是慶國地一大異類。且不提範府裏的下人丫環仆婦，便是對宮裏地太監宮女，他向來也是言語溫柔，不止是出手大方，便是在態度上也是極為不一樣，似乎他從來不認為這些畸餘之人，有何值得厭惡之處。

也正是因此，整個皇宮裏的人們，對這位小公爺都有一股發自內心的敬愛情緒，便是三年前死在監察院六處弩箭之下的那位侯公公，他雖然是長公主暗中安植的人，但實際上在平日裏，對範閑也是讚不絕口。

今日範閑異樣的表現，落在了很多人的眼中，這副作派與他以往的作派大不相同，這些太監宮女們都感覺到了一絲異樣，紛紛猜測，大約是小公爺又在禦書房裏和陛下吵架了。

走出了黑暗而又幽長的宮門長洞，範閑站到了皇城之前的廣場上，他沒有回頭去看宮門，卻是展開雙臂，大聲地叫了一聲，似乎要把胸中的鬱悶都隨著這聲喊發泄出去。

聲音回蕩在寂清空曠的廣場上，在皇城的朱牆上一撞，又轉了回來，嫋嫋然許久沒有止歇。

宮門內的侍衛，宮門外的禁軍，正準備落鑰的太監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，被這聲音嚇了一跳。

如果是一般的人在宮門這般亂叫，隻怕禁軍早就趕上前去，把他痛打一頓，然後押入天牢之中，以驚擾宮禁的罪名，等著秋天砍頭。但範閑這樣胡叫了一通，卻沒有人敢動彈，甚至連言語上的提醒都沒有。

就算這個人發瘋了，但如果他是範閑，那大家也隻美化為詩人的癡狂，視而不見。

今日在宮門處當值的是禁軍大統領宮典，範閑入京後見的第一位大員便是此人，二人倒也算的上熟悉。宮典聽著這聲喊，從值房裏跑了出來，急忙過去，將他拖了回來，說道：“發什麼瘋呢？”

範閑理了理手臂上的袖子，冷笑說道：“還真是要發瘋了。”

話雖如此說著，但他的臉色卻已經平靜了許多。先前確實是有些悶氣需要抒發，因為在這個世間打熬到現在，在所有人麵前，範閑都不再需要掩飾什麼，逆著自己的性子做什麼，但除了皇帝老子...在皇帝老子麵前演戲，壓力確實大，而且情緒十分複雜。

看到皇帝那張清瘦微疲的臉龐，不知怎的，範閑便想到小樓裏的那張畫像，想到了很多年前地那個故事。一片血火就在範閑的眼裏充蘊起來，他有些難以承擔這種交雜在一起的撕裂感。

可即便是在宮門前的這聲喊，範閑其實也是在演戲，他知道這聲喊用不了多長時間，便會被人報到禦書房的皇帝耳中。

他要演一個真人，一個有些憤滿，有些委屈的私生子模樣。

很辛苦，他不想演了。

“陪我去喝酒。”他盯著宮典，就像一個災民盯著一塊五花肉。“我把抱月樓封起來，喊六十個姑娘來陪你。”

“真真是瘋了。”宮典雙眼炯炯有神，反盯著他，一手搭上他的額頭。

新槐巷旁有一座府邸。這間寓院占地並不大，飛簷照壁也並不如何華美，地理位置也不是極好，與周遭的民宅相交。並沒有太大的差別。這間府邸是前朝一位老禦史地府宅，這位老禦史歸老返鄉後，寓院便空了下來，交由幾位老同僚代管著。想著將來子孫在京都謀前程時的方便，所以並沒有出賣的意思。

三年前，這間府邸終究還是賣了出去。從哪以後。安靜的新槐巷便熱鬧了起來。時不時有官員前來拜訪。逢年過節之時，更是門口人流如龍。熱鬧非凡。

隨著禦史府新主人地步步晉升，相反來拜的官員卻是越來越少，因為這位新主人清廉的名聲漸漸傳開了，沒有人願意來觸他的黴頭。

都察院左都禦史，門下中書行走大學士，賀宗緯，便是這間禦史府地新主人。

其實同僚們同有勸諫，便是皇帝陛下也曾經提過，官

居住在南城，賀宗緯還是住在新槐巷的老禦史府裏，而且也 and 朝廷大員的身份體麵不相配。

在朝事中和光同塵，深得官場三昧，頗得陛下欣賞，同僚敬佩的賀大學士，在這件事情上卻十分堅持，甚至拒絕了陛下賜宅子地旨意，依然帶著自家的三兩忠仆，一位寡居姨母，幾個遠房兄弟，住在這間老禦史府中。

一住便是三年。

賀宗緯推開門，走到了老禦史房有些荒破的庭院之中，看著滿園地胡亂春景，四處亂搭著地綠色枝葉，不禁自嘲

地搖了搖頭。

之所以他一直住在這間老禦史府中，因為他對這裏有感情，而且這座府邸對他地人生而言，代表了許多極其重要的意義。賀宗緯第一次真正地踏上慶國地舞台，正是慶曆五年前相爺林若甫辭官一事。

賀宗緯“偶遇”相府謀士吳伯安之妻，打抱不平，往都察院告禦狀，又“偶遇”相府殺手，再“偶遇”二皇子及世子李弘成，一番機緣巧合之下，恰好順了慶國王朝當時的大勢所趨，竟是生生地扳倒了宰相林若甫。

因守孝而錯過了春闈的賀宗緯，其時還是一介白丁，在眾人眼中以匹夫之力，而扳倒了一代奸相，他的名聲在那一刻便響亮了起來。在讀書人的心中，沒有人再僅僅把他當成與侯季常齊名的京都才子，而是將他看成了胸有大誌，性情堅毅的了不起人物。

也正是借著林相垮台的事件，賀宗緯第一次得見聖顏，從那一天起，他便被陛下的氣度心術深深折服。而也就是那一天，皇帝陛下也看中了這位年輕的讀書人，一道聖旨，令他入了都察院，成了一位禦史。

過後幾年，賀宗緯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著，最終成功上位，成為了慶國曆史上最年輕的門下中書大學士，風頭之盛，一時無二。當然，那是因為所有人都不會拿那個人來與他進行比較，即便他是賀大學士，可在慶國萬千人心中，那個人永遠是獨一個，高高在上的一個。

而那個人在賀宗緯的心中，則是一片陰影，這片陰影飄蕩在他的頭頂，遮住了他人生裏的無限清光，隻留下一片陰寒——那片陰影就是範閑。

當賀宗緯因為林相一事，而獲得了士子們的交口稱讚時，範閑已經揭破了春闈弊案，讓朝廷十五位官員，包括禮部尚書在內，都成了死人，更何況還有殿前那一夜的詩。

當賀宗緯還是都察院一名普通禦史的時候，範閑已經是監察院的提司大人，逼得陛下在皇宮之前，杖打禦史，而那些禦史都是賀宗緯的前輩以及上司。

當賀宗緯終於迎來了人生最光彩的一刻時，範閑卻依然隻是輕蔑地看著他，一手抓著監察院，一手抓著內庫，然後如今又替慶國抓回來了東夷城這一大片土地。

自己是才子，對方是詩仙。自己是大學士，對方是澹泊公。最關鍵的是，自己隻是一個貧苦人家的苦孩子，而對方是陛下的私生子！

無論何時，無論何地，範閑都死死地壓著他，壓得他快要喘不過氣來了。賀宗緯看著身前的春園，看著那些胡亂生長，卻沒有人打理的草枝，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他知道這一世，無論自己再如何努力，都是無法超過那個人。

賀宗緯緩緩閉上了眼睛，有些無奈地歎了一口氣。他對自己的能力和心誌有極強的信心，也不認為自己比範閑差到了哪裏，隻是命運早已決定了這一點，又有什麼法子？

...

聽說監察院那位小言公子家裏養了幾條惡狠狠的狗，逼得沒有任何朝廷官員敢上門，聽說範閑家裏養了無數護衛，隻要有人敢死皮賴臉地上門送禮，統統打出府去。賀宗緯府上養不起狗，也養不起人，但是卻養出了一張黑臉。

為了保持自己公正清廉的形象，賀宗緯付出了許多，而且他不可能像監察院裏那兩個人一樣不講道理，既要推了賄賂，又不能讓對方覺得心裏不舒服，所以賀宗緯也很累，至少他認為自己比範閑要累多了。

朝廷官員的俸祿不多，隻有監察院同級官員食俸的三分之一，加上賀宗緯又一味清廉立名，所以要維持府上的支出便有些困難，雖然陛下知道他家貧苦，也曾讓內廷賞賜了不少金銀用物，但是京都來往總是太貴，以至於賀宗緯如今最操心的，並不是京都府孫敬修，而是這園子到底要不要花銀子來修葺一番。

賀宗緯苦笑了一聲，心想誰知道如此風光的自己，為了這些風光又付出了多少？自己不像範閑，有那麼大一間內庫養著，有書局和妓院支持著。

但說來奇怪，生活越是清苦，賀宗緯的表情越是平靜，心裏越來愉悅，似乎是有一種痛苦的折磨，才能讓他真正清楚自己的存在意義。

他要替朝廷做大事，他要成為真正的一代名臣。

賀宗緯的眼睛越來越亮，看著夜裏的亂春園，一言不發，隻是在心裏想著，範閑今天果然去了孫府，明天門下中

書議事時，自己應該擺出什麼樣的姿態？先前宮裏太監帶來了陛下的口諭，讓他的心定了些，卻也是更黯然了些。

“必須要覓個別的法子。”賀宗緯在夜風中低下頭來，什麼大事，什麼一代名臣，在範閑的威壓之下，他首先要保證在陛下死後，自己還能活下去，所以在陛下死之前，他必須要讓範閑先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